

古书读法略例

「清」孙德谦 著
黄曙辉 整理

QU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书读法略例/(清)孙德谦著;黄曙辉整理. —桂林: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.3
ISBN 7-5633-5887-0

I. 古... II. ①孙...②黄... III. 古文献学 IV. G2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96101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:8.875 字数:200千字

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.00元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组稿编辑：郑纳新
责任编辑：张 静
装帧设计：孙豫苏

吴格先生新序

元和孙德谦先生(1869~1935)继清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而作《古书读法略例》，夙称导人读书、启迪后学之要籍。其书问世一甲子后，今获整理再版，闻之喜慰。前辈精心结撰之作，历久而不废，此固深慰今日读书人之望，而编者有识，用心良苦，不辞辛劳，成此胜事，尤足钦佩。承编者不弃，督撰前言，猥以浅薄，束发问学，亦尝受益于此书，然识见固陋，何敢僭言，屡辞不获，爰略述所知以应命。

先生名德谦，字受之，一字寿芝，号益菴、隘堪，室名四益宦。江苏元和(今吴县)人。生于清同治八年(1869)，自幼“性好读书，于学则无不窥”。年十八，成诸生，次年食饩。其学初承清吴中学风，治经而兼小学，喜高邮王氏之学，通声韵训诂。其后兼治子史词章，遍读先秦诸子，精研六朝辞赋，谙熟流略之学，而尤好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。年未三十，声闻已著，前辈郑文焯、吴昌硕、朱祖谋等，皆与交游。又与张采田为友，同志共学，赏心谈艺，意气相投，时称“两雄”。自言“生平意在立言，以期古之所谓不朽”，尝著《太史公书义法》五十篇以见志。宣统三年(1911)，离苏赴沪。次年，梁鼎芬、沈曾植等创孔教会，发起征文，先生作《孔教大一统论》以应，为时所称。日本、德国汉学研究者闻其名，先后航海来请教。日本人所办上海同文书院聘其任教席，婉拒不受。历任广州学海书院教席，东吴、大夏、交通诸大学教授。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卒于沪。先生传记资料，有王蘧常《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》、吴丕绩《孙益堪年谱》等。

近代文献学家吴县王欣夫先生，湛深考据校勘之学，著书满家，平生留心文献，尤重表彰先贤，所撰《学礼斋日记》（稿本藏家）中，多处述及先生学行。如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记云：“午后至谢衙前吴馆访伯南，又同至富仁坊巷访孙隘堪先生（德谦），前日返里，明日即赴申。多年不见，罄谈甚悉。”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云：“惊知孙受之先生（德谦）于上月归道山。忆癸酉夏偕孙伯南先生访先生于富仁坊旧宅，畅谈甚欢。今二先生皆作古人，不胜黯然。”同年十二月十日记灯下挽先生联云：“学问在郑夹漈、章实斋之间，遗书夙使鸡林重；风义与叶缘督、曹君直相似，芳精同招鹤市魂。”又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记云：“书肆见隘庵孙先生手稿一叠，议价不谐。呜呼，故人没未周年，遗稿已零落市上，可慨也。”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记云：“访揆老，适起潜在座，畅谈。观近得罗竟泉《蔡中郎集举正》，孙隘堪手稿五种，周季贶、傅节子校抄秘籍四种，皆未刊佳书。”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日记云：“函孟劬先生，并问孙隘堪有未刊之稿否，颇思得一二种印入《丛编》，以报故人，以了心愿。”以上记述，涉及近代海上学林诸老辈，即此亦可知先生之见重于士林。

先生治学勤劬，著述刊行于生前者，有《诸子通考》三卷（宣统二年江苏存古堂排印本）、《金稷山段氏二妙（成己、克己）年谱》二卷（刘氏嘉业堂刻《求恕斋丛书》本）、《太史公书义法》二卷、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一卷、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一卷、《六朝丽指》一卷（以上民国间孙氏四益宦刻《孙隘堪所著书》四种本）；身后刊行者有：《四益宦骈文稿》二卷（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）、《古书读法略列》六卷（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）。未刊稿本，已知有《金源七家文集补遗》六种，今藏上海图书馆。先生著述精悍严谨，一经面世，即为中外学人重视。如余嘉锡著《目录学发微》，多处征引先生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之作。日本学者古田敬一著《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》，其第七章第二节，即以《孙德谦的骈文论》为题。民国间东方文化委员会组织编纂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，所聘专家中，亦将先生列为“儒家”类撰稿人。

《古书读法略例》序成于乙丑(1925),为先生晚年之作。先生此书,重在会通群籍,条辨古书义例,示后人以问学途径,其自述著书宗旨云:“余常恨读古人书少所师资,使无敏悟之功,积疑于怀,必不能怡然而焕然。而晚生末学,苟非为了解闭通滞,俾一隅三反,须待其能自得师,势将童而习之,白纷如也,此班孟坚所以有劳而少功之说乎。于是不揆寡暗,条分件系,名之为《古书读法略例》。”清末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流行于世,学者称善,先生则以为其书“分别部居,固足自辟户牖而有轨辙之可循矣,然仅求之一字一句,犹是不贤识小,无能观其会通,心焉憾之者久矣”。故此书之作,旨趣与之略别,“拟立题目,将二百通,凡俞氏所已具者,则不复相袭。其纂述大旨,为前哲则在辩诬求真,为后贤则在息疑牖智,斯盖素所蓄积然矣。彼博览坟典者,倘率是而行,或又能触类而引申,庶几其用力既省,见理易明,而收效较捷乎。”先生以毕生治学之心得,金针度人,洵称不朽。

《古书读法略例》卷分为六,条举五十余例,各例之下,先明分类之所由,次辨义例之所成,再引群书以为证,终则结以断语。要言不烦,胜义纷纭,不仅归纳前人著述之义例,又复抉发古今著者之用心。读者循览三复,既可借此以明古书之读法,又可由此以窥学问之门径。先生长于诸子及流略之学,多事文献校讎、辑佚,积力既久且深,故能旁征博引,遍稽群籍,条分缕析,语语精到,深得传统学问精髓;而好学湛思,善于融贯,故能匠心独运,发人未发,揭橥义例,严谨允当,多合现代学术规范。无怪乎昔日东瀛人士,有称先生之学派“近泰西知识分类学”者。而先生自道,则云“殚精竭虑者数十寒暑,每有开寤,半由沉思苦索而来,艰乎其为力哉”。由此可知,先生此书又岂仅为初学指示读书门径而已。

读书著述,为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之分野,而讲求读书之道,则为文化发展至于成熟之表征。中国古代图书文化,向称泱泱大国,近世衰落,无可讳言。近年文化复苏,出版繁荣,古书新印,旧著重刊,在在可喜,然则《古书读法略例》之重版流通,令天下读书人知所宗尚,其意义实为深远。

整理弁言

《古书读法略例》六卷，孙德谦撰。盖病乎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仅求之一字一句，不贤识小，未能观其会通，因撰此书。德谦自述其纂述大旨云：“为前哲则在辩诬求真，为后贤则在息疑牖智。彼博览坟典者，倘率是而行，或又能触类而引申，庶几其用力既省，见理易明，而收效较捷乎。”《略例》专为初学指示门径，自“事同义异”、“文同意异”以下，共分五十二例，每例之下，刺举四部要籍，详为疏通证明。

德谦为近代文史名家，与王国维、张尔田并称“海上三君”，而与尔田论学最相契，两君均上溯向歆流略，下本文史校讎两通义，读书务玩大体，考镜源流，辨章学术，于古人能有同情之理解，不为新奇可怪之论。《略例》一书中不仅于胡适诸子不出王官以及近人疑古之说，辟之甚力，而于乾嘉诸老轻改古书，亦不为苟同。此真能光大浙东学统者，而今人多未措意，至一般治文史之学者多不能举其名氏，惜哉。《略例》为来学发蒙，而尔田所著《史微》尤微至，然所见多同，辉别有《史微》点校本，已付上海书店刊行，倘取两书汇而考之，为三隅之反，则载籍虽博，不难得其条理矣。

兹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铅印本整理，原书校订稍疏，因就所见，略事校讎，双行夹注改为当页注，新校则以“辉案”两字别之，另取王遽常先生《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》一文附于卷末，以供知人论世之助云。

乙酉冬日后学黄曙辉谨识

孙德谦先生自序

昔圣门子路之言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。”此盖言学问之事，当思出而用世，裨益于民人社稷，非特以读书为专务也。夫学之所以可贵，在能治己以及物，有功于家国，读书固非其急者。虽然，即言读书，亦岂易易哉？《论语》有云：“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”得其门者或寡矣，子贡殆有叹乎圣道高深，学者入门为难。吾谓人之为学，其读书也亦复如是。何则？吾国四部之书，汗万牛、充万栋，亦极美富之观矣，世之身列儒林者，矻矻一生，叩以经史义理，瞠目而不能答，孟子所称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比比然也。一二材智之士，识力自高，偶有所窥，未尝不能暗与理合，及询以源流得失，则又缄口结舌而不敢言，若是者何哉？往尝穷究其故，大抵中垒不作，《别录》散亡，世无人焉，启示门径，使来学知从人之涂耳。夫人而笃志劬学，载籍极博，不得门径而昧所从入，则冥行擗埴，庸有济乎？尝见昔贤之论读书诀矣，往往自矜创获，未足与人共喻，又如半日读书、半日静坐之说，只以陈说其功力，至于书之若何诵习，或两书所载，其文与事无不同，而意义则判然各异，诸如此类，条流实繁，能弥纶群言，钩玄提要，以备潜修之彦得所据依者，则概乎未有闻也。近世俞荫甫太史撰有《古书疑义举例》，分别部居，固足自辟户牖而有轨辙之可循矣，然仅求之一字一句，犹是不贤识小，无能观其会通，心焉憾之者久矣。余性好读书，于学则无不窥，弱年而后，始则致力于经，小学能略识声音训诂，于向、歆流略，又尝搜辑成编，久之研治诸子，以为颛门之业。顷岁以来，知龙门史学卓越古今，自来

解者第考订异同，甚者喜攻其短，遂写定“衷圣”而下为《太史公书义法》，都五十篇。生平意在立言，以期古之所谓不朽，辄斐然有子胜之志，然殚精竭虑者数十寒暑，每有开寤，半由沉思苦索而来，艰乎其为力哉。夫一哄之市，必立之平，一卷之书，必立之师，子云氏揭其要矣。余常恨读古人书少所师资，使无敏悟之功，积疑于怀，必不能怡然而涣然。而晚生末学，苟非为之通闭解滞，俾一隅三反，须待其能自得师，势将童而习之，白纷如也。此班孟坚所以有劳而少功之说乎。于是不揆寡暗，条分件系，名之曰：《古书读法略例》，拟立题目，将二百通，凡俞氏所已具者，则不复相袭。其纂述大旨，为前哲则在辨诬求真，为后贤则在息疑牖智，斯盖素所蓄积然矣。彼博览坟典者，倘率是而行，或又能触类而引申，庶几其用力既省，见理易明，而收效较捷乎？东瀛人士尝谓余之学派近泰西智识分类学，以余学行庸陋，何能自成宗派，今之区析类例，亦不过为学者攻错之助。其诸耆古愿学之君子，将有取乎是与。

乙丑八月

目 录

卷 一

事同义异例·····	3
文同意异例·····	7
无文字处求文字例·····	11
无证据中得证据例·····	15
读书因彼见此例·····	18
读书由虚索实例·····	22
传闻例·····	25
反征例·····	28
知意例·····	31
逆志例·····	35

卷 二

两书不可牵合例·····	43
两书不可强同例·····	47
两书不可偏重例·····	51
两书不可移用例·····	57
统上文而说乃通例·····	62
统下文而义自明例·····	66
衍文为要语例·····	71
省文用互见例·····	76

卷 三

读书宜辨家数例	81
读书宜辨宗旨例	91
读书宜辨章法例	98
读书宜辨文法例	104
读书宜辨句法例	109
古书事相类者连载例	115
古书理相违者分观例	118

卷 四

书用校读例	127
书用钞读例	140
书用点读例	146
书用善本读例	152
书用归类读例	158
书在善读例	166
书在多读例	172
古书自为经传例	176

卷 五

善推例	183
阙疑例	190
得间例	195
分篇例	199
古书有不通用字例	204
古书有不见字例	207
读书不求甚解例	210
读书不破常解例	214

古书有为言例·····	218
古书不尽言例·····	222

卷 六

言公例·····	227
避讳例·····	232
旁行例·····	237
论世例·····	241
寓言例·····	245
读书不因人废例·····	249
读书不存己见例·····	252
上下文虚实异释例·····	256
上下文偏全异叙例·····	259
附录:清故贞士元和孙陞堪先生行状 ·····	263



事同义异例

古书之中，有同载此事而其义则各异者。夫著一书也，所述之事与他书同，使其义则全然无异，亦何贵有此书乎？故吾读古书，见其有事同而义异者，虽不能悉行胪列，然学者苟略知一二，则必能寻绎其义，而识异同之故矣。试言其例。

《尹文子·大道上篇》：“宣王好射，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。其实所用不过三石，以示左右。左右皆引，试之，中阙而止，皆曰不下九石，非大王孰能用是。宣王悦之。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，而终身自以为九石。三石实也，九石名也。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。”《吕氏春秋·壅塞篇》：“齐宣王好射，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。其尝所用，不过三石，以示左右。左右皆试，引之，中关而止，皆曰此不下九石，非王其孰能用是。宣王之情，所用不过三石，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，岂不悲哉？非直士，其孰能不阿主。世之直士，其寡不胜众数也。故乱国之主，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。”此《尹文》与《吕氏春秋》于齐宣王好射事，非所记则同，而论其义则异乎？何言之？尹文，名家也。名家之学，循名责实，今以宣王之射，讥其悦名而丧实，则仍名家正名之义也。至于《吕氏》，不务辨其名实，惟谓宣王之射，终身自以为能用九石者，乃出左右之阿主，因有慨于

直士之寡，遂为乱国之大患。其篇题曰《壅塞》，是义主乎壅塞，而与尹文之综核名实异矣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下篇》：“昔者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事之以皮币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犬马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：‘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闻之也，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，二三子何患乎无君？我将去之。’去邠逾梁山，邑于岐山之下居焉。邠人曰：‘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’从之者如归市。”《庄子·让王篇》曰：“太王亶父居邠，狄人攻之。事之以皮币而不受，事之以犬马而不受，事之以珠玉而不受，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。太王亶父曰：‘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，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，吾不忍也，子皆勉居矣，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，且吾闻之，不以所用养害所养。’因杖策而去之。民相连而从之，遂成国于岐山之下。夫太王亶父，可谓能尊生矣。能尊生者，虽富贵不以养伤身，虽贫贱不以利累形。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，皆重失之，见利轻忘其身，岂不惑哉。”《吕氏春秋·审为篇》：“太王亶父居邠，狄人攻之，事以皮帛而不受，事以珠玉而不肯，狄人之所求者地也。太王亶父曰：‘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，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，吾不忍为也。皆勉处矣，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？且吾闻之，不以所以养害所养。’杖策而去，民相连而从之，遂成国于岐山之下。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。能尊生，虽富贵不以养伤身，虽贫贱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禄，则必重失之，生之所自来者久矣，而轻失之，岂不惑哉？”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：“太王亶父居邠，翟人攻之，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，曰：‘翟人之所求者地，无以财物为也。’太王亶父曰：‘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，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，吾弗为，皆勉处矣，为吾臣与翟人奚以异？且吾闻之也，不以其所养害其养。’杖策而去，民相连而从之，遂成国于岐山之下。太王亶父可谓能保生矣。虽富贵不以养伤身，虽贫贱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禄，则必重失之，所自来者久矣，而轻失之，岂不惑哉？故《老子》曰：‘贵以身为天下，则可以托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乃可以寄天下矣。’”自《孟子》以下所称者只太王去邠事，文虽小